



君子蘭傳奇

# 君子兰传奇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## 君子兰传奇

\*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
永吉县轻工印刷厂

\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160,000字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9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77·17 定价：1.05元

## 目 录

- 君子兰外传.....程质彬 ( 1 )
- 君子兰狂想曲.....韩汝诚 (102)
- 小偷与君子兰.....韩汝诚 (226)
- 伯伯送我君子兰.....杜保平 (234)
-

# 君子兰外传

程 质 彬

这天，太阳还没冒红，市街心公园里，就陆陆续续地汇聚了許多人。有散步的，有做操的，有舞剑的，有练拳的……真是花样繁多，丰富多彩。往常，随着太阳的升起，晨练完了的人们，就陆续散去，回家吃饭，准备上班了。今天，太阳升起老高了，好些人并不急于回去，因为是星期天，不上班忙什么？

一棵高大的紫椴树下，放着一条带靠背的长椅，架子是用钢管焊制的，刷着天蓝色的油漆。座背全是用一寸多宽的厚板条，按着等距离拼起来的，也是天蓝色的，在枝叶间筛下的阳光中，泛着新亮、柔和的光彩。长椅的中间和一端，坐着两位年近古稀的老人，另一端坐一位中年人，正埋头看一张几天前的报纸。还有些人，尽管旁边还有椅子，可没人坐，都站着，边活动着腰身，边兴趣横生地、无拘无束地说东道西，谈论着每个人所知道的一些趣闻轶事。而如何养殖君子兰花，更是谈论最多的话题。

“要说咱长春的君子兰哪，在全国也报头子。”一个留着小黑胡的青年人，兴致勃勃地说，话语间带着卖弄，“各

位都知道吧，君子兰原产在非洲，可咱长春堪称君子兰的第二故乡。爷们，你别笑，这可不是咱瞎诌，报纸上就是这么介绍的。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旁边一个戴深色宽边眼镜的青年，拉着“争鸣”的架势说道：

“我才疏学浅，孤陋寡闻。不过，据我所知，君子兰如何传到中国来的，说法并不一致，有说是从欧洲传来的，有说是从日本传来的。而长春的君子兰，是从伪满皇宫流入民间的，倒是千真万确。那皇宫里的君子兰又是从哪来的？是日本人赠送给溥仪皇帝的，这恐怕也是确实的。那么，说长春是君子兰的第二故乡，至少说还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。”

这位青年颇有学者风度的一席话，使不少人都折服地连连点头。留小黑胡的青年，自知拿不出更多论据来驳对方，但仍不示弱地说：

“就算这是个有待争鸣的问题吧，以中国栽培君子兰而论，你说咱长春报不报头子？许多兄弟城市都来长春取经咧。”

“这是，这是。”有人赞同地说。一位刚练完气功，站在一旁静听的老太太，也接上说：

“这位小同志，莳弄君子兰一定很有经验。你说我那棵花，老烂根子是咋回事？”

“不敢，不敢。”小黑胡青年看老大娘向他请教，忽然谦虚起来，“我没啥经验。我可介绍一位养花经验极为丰富的人，您老去问问江凡民师傅吧。”

他的话立刻引起一阵哄笑，这笑声，多少带有嘲笑味道

了。“小黑胡”忽地脸红了，说道：

“这有什么好笑的。论栽培君子兰，难道有哪一位不服人家？”

听了他认真的、带有挑战味道的话，那位戴深色宽边眼镜的青年说道：

“老弟，如果你不是和大娘开玩笑的话，那只能怪你消息不灵通了。养君子兰花久负盛名的江凡民师傅，几天前逝世了，你真的不知道？”

“咋！江凡民师傅逝世了？”这消息不但小黑胡感到意外，在场不少人同样感到震惊。

“是啊，江凡民师傅，也就是培养出‘和尚’这个名贵君子兰品种的‘海峰和尚’，和我们永别了。咳，那是一位多么值得怀念的人哪。”坐在椅子上的一位长髯老人，终于搭话了。原来，他和江凡民师傅，是多年养花的好友。他说着动了感情，忙用手抹去腮边的两滴老泪。旁边有位五十多岁的工人师傅，接上说：

“江凡民师傅逝世后，还出现了一件新鲜事，他那棵最珍贵的君子兰，丢了两年，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摆放在他的灵前了。你说怪不怪？”

这话题一扯起，人们就纷纷议论开了。有的说：“也许当初那人就不想偷，只是知道江凡民师傅特别喜爱那株花，故意拿去和他开个玩笑。”

这种见解，立刻受到不少人反驳，“哪有这么开玩笑的？要知道，那花简直是老头子的命根子。”

又有人说：“花的确是被偷了，兴许这人后来变好

了，醒悟了，在江凡民活着时不便送回，在他死后才虔诚地放在灵前，向他忏悔。”

这看法，立刻得到不少人赞同。有人补充道：“有道理，说不定受了江凡民师傅崇高人格的感化，那人变了。为江凡民送葬那天，我亲眼看见了那盆花。我毫不夸张，那真称得上君子兰花中的国宝。”

“听说，关于那棵花，江师傅还留下遗嘱了。”

“遗嘱咋说的？”

“我既不是家属，又不是街委领导，哪知道是咋说的。”

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猜测终归是猜测，谁也说不准。

“咳，江师傅这一死，只可惜他那丰富的养花经验没有传下来呀。”那位长髯老人深为惋惜。

“不，据我所知，江师傅手下出了不少高徒。”那位一直坐着看报的中年人，忽然插言道，“您看，这篇报道待业青年开办花店的事迹中，就提到青年养花能手杜江，曾得到过江凡民老师傅的专门传授……。”

“真的？快给我看看。”

“先给我看看。”

周围人都伸手来抢报纸。那位长髯老人忙用手拦道：

“别抢，别抢，抢坏了谁也别想看了。让这位师傅给念念，大家伙儿不都听见了。”

“好，我来念。”

人们全神贯注地听着，不时发出啧啧的赞语。

“还是党的政策好，连待业青年个体开业户，也能当代表、上报纸。”



“这是实话。不过，这篇报道不全面。”这一声沉稳、带有否定口气的话，一下把人们的视线都吸引过去了。这是个三十左右岁的青年人，高高身材，留着时兴的青年发式，浓眉下一双大眼睛，流溢着热情。长方型脸堂，一说话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。

“这话怎说？”颇有学者风度、戴宽边眼镜的青年人这么问。

“光写好处，不提不足，能叫全面？”他仍是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态。

“老兄，你这看法未免偏激了。‘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’，谁能没有缺点？可这是报道先进事迹，又不是给一个人写鉴定，非写明优点几条，缺点几条。”眼镜青年确有学者风度，加上善辩口才，真是讲起话来滔滔不绝，使在场人大多折服。

“老弟，你说得不错。”一说话，他又是那副似笑非笑神态，“的确是‘金无足赤’。可是，一块金子的一端，明明杂有一块不是金子的其它东西，你还能硬是把它放在人们面前，说是一块完美无瑕的纯金吗？”

“既然这样，我倒要领教了。那就请你说说这篇报道不属于金子的部分吧？”具有学者风度的青年人挑战了。

“不，它的不足不在字面上。如果说，全篇写的都是‘金子’，那恰恰把不是‘金子’的一部分掩盖了。”

“你这样说，我想不至于出自嫉妒吧。你能摆出事实吗？”

**事实？**这位三十左右岁的青年人，似笑非笑的神态消逝

了。他略为沉思，而后说道：

“是的，我了解他。现在，他是个先进代表了，可他曾作过小偷……”

“哥们，你知道不，诬陷好人，是要犯诬陷罪的。”听了他的话，完全被报上介绍的事迹深深感动的小黑胡青年，简直气愤得要跳起来了。

“青年人啊，说话可要讲点良心，不能平白无故地给人家栽赃。”长髯老人满心不悦。

“你怎么知道他当过贼？”

“对，叫他说个明白。”

显然，大家伙儿对他暗地伤人，表示出极大的愤懑。

这个三十左右岁的青年人，脸上又出现了似笑非笑的神态，说道：

“诸位不用急，要问我怎么知道的，现在我只能说：是江凡民师傅告诉我的。”

“啊？！”

“看看，他倒会推卸，明明知道江凡民师傅不在了，这就别想查证了……。”

“不瞒各位，我也曾向江凡民师傅学过养花技术，他是最崇敬的一位师傅。”

“你也是江凡民师傅的徒弟？那报上介绍的这位杜江，真的象你说的，当过小偷？”

“他的确偷过东西，虽然只一次；这是江凡民逝世后告诉我的。”

这话可把大家伙儿弄糊涂了，江凡民师傅既然死了，又

怎么会告诉你？！眼镜青年一声冷笑，小黑胡青年已是怒目而视，连长髯老人也暗自思忖：该不会是海峰师傅给他托梦吧？

三十左右岁的这位青年人，环视一下周围不信任的目光，语气沉稳地说：

“大家真想知道江凡民师傅是怎么说的，那就让我从他丢失的那棵珍贵的君子兰说起吧……”

哪曾想，一经他讲起，不觉两三个小时过去了，在场人无不听得如醉如痴。当人们想到还没吃早饭时，太阳已近中天了。想不到一棵君子兰花，竟然有那么曲折、牵动人心的故事啊！

临散去时，人们才想起询问这位青年人的姓名，他脸上又现出似笑非笑的神态，说：

“我是‘花店草民’，不足提名。”考虑到这位青年朋友，可能提名多有不便，只好暂以“花店草民”相称。虽然最终还是知道了他的真名实姓，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了。我把他讲述的这段真实而动人的故事，稍加整理，才有这篇《君子兰外传》。

—

这条街，本来算不得繁华，只因路面狭窄，来往车辆又多，才终年象闹市一样，熙熙攘攘，拥挤不堪。街道两旁，尽是些低矮、破旧的青砖瓦房，昔日是一家挨邻的商家店铺。

现在，这些老式青砖房，被推土机推倒了，铲平了。马路加宽了一倍，样式新颖的全是米黄色挂面的六层大楼，一幢接一幢地站起来了。这是城市建设重点改造的一条街。杜江家如果是临街住着，不也该住上新楼了吗？可他家却在大楼后面拥挤的居民区。改造这样的住宅区，恐怕还得好些年吧。生活中总是存在这样的不等式，凭杜江在校时的学习成绩，也该念大学了。可如今，他还是名待业青年。正念农业大学园艺系三年级的沙丹，一边朝杜江家走着，一边想着这些。

沙丹拐进小胡同后，又向前左弯右拐地走了二三百米，终于来到了她所熟悉的小院。

这是一座老式青砖房的四合院，住着十几户人家。院心原本就不太大，加上各家搭的小棚子、煤仓子，挤得满满登登，用手推车推煤，刚好能进去，却抹不了车，卸了煤，只能倒着出去。杜江家，住在正房的一头，单开门。因为年头久远，院中地面比屋地要高出一尺多，进头道门，好象迈入地下室，生人不熟悉，一迈腿象踩入深坑，兴许要吓一跳呢。

沙丹常来常往，不用有这种担心。

她本来可以推门走进去，但毕竟是个大姑娘了，哪能随便乱闯。她先用手在油漆剥落的板门上拍了两下，随后才边走进来边亲热地叫道：

“杜大妈在家吗？”

正在炕上做活的杜大妈，听到门板响，还以为儿子杜江回来了。当她听到一个甜嫩嫩的姑娘声音时，才知道是沙丹来了，忙下炕，高兴地说：

“是沙丹呀，快进来。”

沙丹梳着青年式短发，一张白净净的脸庞，经过一个夏天的烈日炙烤，增添了一层红润，显得更俊气、好看，也更健康了。那双长睫毛、黑亮亮的眼睛，流溢着爽快、活泼的神情。杜大妈端详了好一会儿，又亲昵地说：

“小丹，有半年多不见，你出落得更好看了。”

听杜大妈这么一夸，沙丹一下羞红了脸，忙说：

“眼瞅明年就要毕业了，这学期功课紧，我一直住在学校里，连家也没回。半年没见到您，可想呢。”

杜大妈知道沙丹说的是实情话。农业大学校址在郊区，离城好几十里地，没急事哪能来回跑，白浪费时间。

“小丹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还是来看我了。”

“大妈，看你说哪去了，哪能不来看您呀！等毕业分配在城里，就天天和您老人家在一起了。”

杜大妈心里好一阵翻动，姑娘的话，多么对她的心思，可又使她那么不安，这是可能的吗？

“大妈，杜江呢？”

“还不是为了他的工作问题！听说又下招工指标了，吃完午饭，我让他去街委看看。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唉，真揉搓人哪。”

“大妈，您不用急，早晚总能有个工作。”沙丹安慰着杜大妈，可她心里并不轻松。是呀，象杜江这样又聪明又能干的青年人，整天呆在家里“待业”，是够苦恼的了。

屋里一阵沉默。沙丹环视一下这个熟悉的小屋，没有多大变化。这间约有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，中间用胶合板间壁

开了，变成一大一小的“套间”。外屋靠窗户这边，是盘小火炕，炕梢放着老式“炕琴”，被褥垛在上面，齐齐整整，上面苫着用白线勾的花帘。杜大妈住在这里，她是个爱干净的人。里间，大约有个七八平方米，一张木板床和一张两屉小桌，已经塞得满满的。一个二尺多宽、三尺多高的小书架，只能靠墙放在两屉桌上。以前她常坐在那张床上，和杜江谈学习、谈理想、谈人生，当然也谈青年人的爱情……

她走到书架前，那上面又增加了一些新书，大都是科技类书。显然，这是他节衣缩食，节省一点点零钱买的。念中学时，他是生物课代表，早立志要成为植物栽培专家，因而读农业大学，曾是他和她的共同志愿。如今，他还在“待业”。这不是因为他学业不好考不取，而是他没能得到这样的机会……

沙丹想着这些，心里有些难过。她为杜江感到不平，生活啊，怎么这样不公平？一晃又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她真想立刻见到他。生活会不会把他压垮？

她看了一下表，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，他还没有回来。杜大妈也有些着急地说：

“早该回来了，兴许又到牟力家去了！”

大妈的话提醒了沙丹，对，他一定在那里。她说：

“我去那里看看。”

“唉，唉。”杜大妈答应着。她喜欢沙丹，盼沙丹能多到家里来，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又怕沙丹来。她的内心是矛盾的、痛苦的。她总觉得，是她这个没能耐的寡妇妈，把孩子给坑了。杜江上学晚，虽然和沙丹是同班同学，却比她大

三岁，可两个人在念高中时，就好得不得了。毕业时，正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动乱年头，他们没有上大学的机会，知识青年都下乡插队了。杜江本来应当和沙丹一起去插队，可他偏偏是个孝子，怕留下年迈的寡妇妈，没人照看，生活有困难，才申请并得到批准留下来了。后来，插队的知青，有的参军，有的招工进工厂，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，总算都有个着落。而杜江在家“待业”，却没有这些机会。八九年来，不是今天由街委介绍到副业组干几天，就是明天到副食卖几天菜，应“旺季”之急，却始终没个正式职业。虽然沙丹一直和家里别着，没找对象，可是杜大妈觉得，时间会把儿子和沙丹之间的距离拉开的。可不是么，沙丹大学一毕业，就能拿到五十多元的工资，是国家正式干部了，还能和一个“待业”青年成家过日子？就算沙丹这孩子不变心，可她的父母都是不小的干部，如今婚姻又讲个门当户对，怎么能答应这门婚事？当初，要不是自己牵连，儿子同去下乡插队，虽说苦巴几年，兴许也能推荐去上大学，再不济，也弄个正式工作。可如今……咳，还不是我这寡妇老婆子，把孩子给坑了！杜大妈想着，暗自流了泪。尤其是一个大小伙子，成天没个正式工作干，万一学坏了呢？这可是她从小拉扯大的独苗苗呀。她走到门外看看，心里有些焦急起来。杜江这会儿，能上哪去呢？

## 二

他没抱多大希望，果然又白跑了一趟。这些年，街委办

公室的门槛，都要蹭平了，就算下来那么两个招工指标，一没门子二没窗户的，还能轮到你头上？都是妈妈非催着去打听，还不如早点死了这份心。杜江从街委办公室出来，心里这么想着，但并不着急。着急又有什么用？常了，习惯了。往常他会吹着口哨，吹着“我们年青人，有颗火热的心”这首歌，走回家去的。可今天，他却一直在思索着。党的三中全会刚开过，政策放宽了，能不能自己想点出路呢？

“杜江！……”

他抬头一看，牟力正在四楼的窗口喊他，不知不觉走到牟力家门前了。正好和他合计合计。

杜江走进屋，刘香梅也在这里。她是个心地善良、性格懦弱的姑娘，大家都叫她“香妹”，是牟力的同班同学，也是“待业”家族的成员。不过，比起杜江这个“老知青”来，不论年龄还是“待业”资格，他（她）俩都是地道的小弟弟、小妹妹。也许是“同命相怜”，杜江虽然比他们早毕业好几年，相处却象同班同学一样，有什么事，少不了相互商量、关照。

“你又去街委办了？我知道去也白扯，干脆没去费鞋底！”牟力向杜江询问道。比起杜江来，牟力身材显得瘦小些，但人倒机灵，性格活泼，是有名的“乐天派”，不怕硬，重义气，遇有不平时，好挥拳头，虽然他不是力大过人的。

“杜江，今后干脆别跑街委办了。咱不如自谋个职业！”牟力这话听来新鲜，想不到两个人想到一块去了。其实，杜江早就不想再去街委办了，等招工不是等了八九年了



吗？没有门子，恐怕再等八九年也难排上号。最近报上也宣传了，政策允许个体开业了，街面上也偶而见到几家个体户饭馆和摊床了。国家正百废待兴，哪有那许多钱创办新的事业，解决“待业”问题。既然政策允许，青年人也该为国家分忧，何不自己设想谋个职业？可问题又来了，能自谋个啥职业呢？去干建筑包工活吧，一没技术，二没工具。没门路，谁带你，满身力气也没处使。开饭馆、出摊床？这得一大笔本钱哪，没本钱是作不了生意的。所以，杜江很想听听牟力的想法。

“咱能谋个啥职业？”

“啥职业？有政策保证，靠劳动挣点钱还不容易。你没见君子兰挺快当，干脆咱开个花店。”听了牟力的话，杜江哈哈大笑起来。他说：

“早知君子兰花值钱，头几年弄点花籽种上，如今也能开花打籽了，可咱没那个远见。眼下，你我连个君子兰叶都不趁，拿啥开花店。”

牟力象早有谋算，胸有成竹地说：

“这好办，自己不趁，可以借嘛。如果借棵开花的大君子兰，一次也能收上几百个籽，把籽育成苗，然后拿去出售，咱的花店还愁发展不起来？”

“你真是痴人说梦话，谁肯把打籽的君子兰借给你致富？”

“这你甭操心，全包在我身上了，待会儿你陪我去取花就是了。”牟力显得有些兴奋，“咱每人再凑个百八十的，到市场买些花籽，现在种下去，明春就是一茬出手的好